

尸公

孫

龍

子子

冊全

卷之四

四

鷓鴣冠子

四時雜興

公孫龍子

四庫全書

子部

名家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原序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
鳴於時初爲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
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
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爲下辯者別殊類使
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
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
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
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
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輿
笑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
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
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爲尤也其說迺大行矣

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識註釋私
心尙在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异也昔莊子云公孫
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
哉宋謝希深序

公孫龍子提要

公孫龍子三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卽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

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

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
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
本所有姑并錄焉

本行商議於前
前商自第一篇其主文
各一卷今則失其本之
主文亦失其本之

公孫龍子

周公孫龍撰

宋謝希深注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于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

長爲守白之論

假物取譬以守白

辯之物各有材聖人

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

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創正其賞罰

而齊物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

謂白馬爲

非馬也

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

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

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

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

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

公孫龍子

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

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

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

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

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

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

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

取

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

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

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

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

楚王失弓因以利楚

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

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夫是仲尼

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夫是仲尼

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

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

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束于

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變所不悟故雖賢倍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

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

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

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

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

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于

龍也者悖且夫欲學于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

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

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
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何也尹
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
有人于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
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
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
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
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
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

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
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
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
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
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

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

意之所思未之大道

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

既言齊國失政王敢不說其由乎

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

以應焉

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

故龍以子之言有

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

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

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

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曰有

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

謂之無馬則白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

馬豈非馬乎而白非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

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于衆色咸去懷柔之故離白